

目  
击  
历  
史  
系  
列

#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他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。

他是“新红学派”的创建者之一。

他是著名昆曲研究家、昆曲活动家。

韦柰◆著

俞平伯



团结出版社

# 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韦柰◆著

俞平伯

團結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我的外祖父俞平伯/韦奈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  
2006.6

(目击历史系列)

ISBN 7-80214-131-1

I. 我... II. 韦... III. 俞平伯(1900~1990) —  
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0333 号

---

**出 版:**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**电 话:**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**网 址:** <http://www.tipress.com>

**Email:** 123456@tipress.com (出版社) 65228880@tipress.com (投稿)

65133603@tipress.com (购书) 65244790@tipress.com (投诉)

**经 销: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大厂聚鑫印刷厂

**装 订:** 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

---

**开 本:** 170×230 毫米 1/16

**印 张:** 11.5

**字 数:** 90 千字

**印 数:** 6000

**版 次:** 2006 年 6 月 第一版

**印 次:** 2006 年 6 月 第一次印刷

---

**书 号:** ISBN 7-80214-131-1/K·319

**定 价:** 25.0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# 目 录

小燕子的梦(代序) ..... 1

楔 子 ..... 6

一、倦说《红楼》 ..... 12

1 ..... 12

2 ..... 19

3 ..... 37

二、浩劫余生 ..... 46

1 ..... 46

2 ..... 54

3 ..... 64

4 ..... 71

三、嫵婉同心 ..... 82

1 ..... 82

2 ..... 88



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

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四、情深谊长 .....                | 92  |
| 1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92  |
| 2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97  |
| 五、闲居杂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09 |
| 六、旧醅新酿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14 |
| 终篇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20 |
| 附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22 |
| 一、重圆花烛歌 .....               | 122 |
| 二、《重圆花烛歌》跋 .....            | 124 |
| 三、为叶圣陶作《兰陵王》提修改意见 .....     | 132 |
| 四、“干校”日记 .....              | 136 |
| 五、丙辰京师地震日记 .....            | 144 |
| 六、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55 |
| 七、随外祖父游香港七日琐记 .....         | 158 |
| 八、旧纸上历久常新的幽默——俞平伯的打油诗 ..... | 173 |
| 九、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.....            | 175 |



## 小燕子的梦(代序)

彦 火

1990年巴黎时间10月16日凌晨5时，我在巴黎客寓睡梦中给电话响声惊醒。

拎起电话筒，传来家人感伤的声音：“俞平伯的外孙打来电话，让我通知你，俞平老逝世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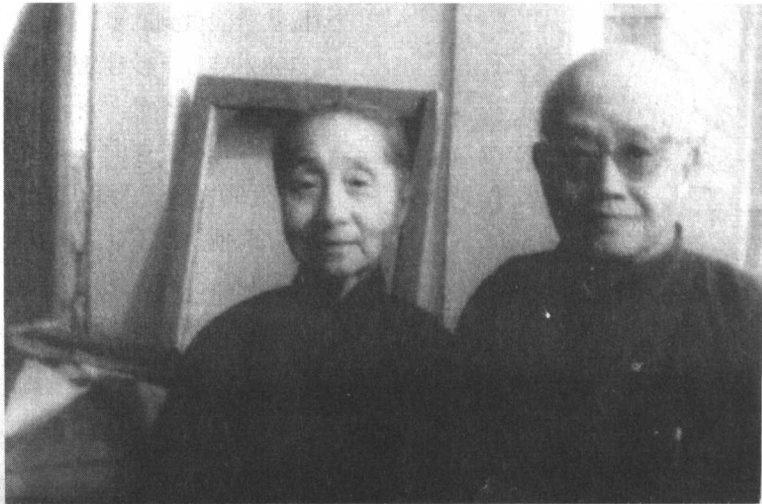
我握着电话筒，愣了好一阵子，才嘱内子代打电话给俞平老的家属致以慰问，并通知韦柰兄代送花圈。

俞平伯夫妇 1971 年自干校返京后在永安南里寓所阳台的合影。

虽说巴黎的时间比香港早了七个小时，但，当内子再来电话时，说俞平老已立即火化了，我仅剩下聊以表达遥远的哀思的一点点虔诚竟已晚了！

那一天透早醒来，瘫在床上，俞平老的音容历历，拂之不去。

那年9月初去探望他，







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  
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我已有某种预兆,所以临离开北京那一天,又去看他一次,还料不到他走得那么快。

当时的他,迹近“植物人”,除了保姆一天两餐抱他起来喝稀烂的粥水,他一直躺在床上,浑然不觉。连他平素最疼爱的外孙韦柰,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
“他的离去,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”

他来得孤寂,走得也孤寂,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。

他逝世后立即火化,是他早年向家人所作的叮嘱。

一代红学大家、一代文学宗师,丢除了一切繁文缛节——不要说隆重的追悼会、告别仪式,连他的友人向他表达悼念也来不及。

他孑然地走了,伴着他走的还有那一身坚韧不拔的傲骨!

俞平老的外孙韦柰,4月下杪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,说俞平老弟二次中风,已呈昏迷状态。又说他与母亲(俞平伯的女儿)苦劝俞平老入医院,老人家恁地不肯。

理由很简单,家里的条件再不好,还是自己的窝。

正如韦柰说:“他一生为人正直善良、性格豁达倔犟。”

这也许是俞平老“倔强”的一面。

## 二

1990年1月4日俞平老的90大寿,我曾在香港《明报》专栏写了一篇祝贺文章。

当时俞平老身体已很孱弱了。韦柰每次来信提及俞平老的健康,一次比一次担忧,我是一直捏着一把冷汗的。以后几个月,我所能做到的事,是设法给他捎去一点野山花旗参。

1989年5月下杪赴北京公干,特地跑去看望他,当时他已病卧床榻,举箸不灵。我怀着怏怏心情走出南沙沟俞寓。

过去,每次去探俞平老,都很开心。

快近90岁的老人家,每次听见我来,便颤巍巍地从房间走到客厅。他执拗不让家人扶持。在他纷沓的步履中,我感到那一份执着,从有点佝偻而矮小的躯体散发出来。

他喜欢抽烟,一支又一支地抽,每次探望他,我都给他带

上一条香烟。

五年前的一次会面，他见到我时显得特别高兴。他告诉我，前几天刚参加清华大学校庆，并在他的好友朱自清纪念碑前拍了照片。

说罢把惟一的照片和嘉宾襟条送给我，我把嘉宾条别在衣襟上。他天真地笑了。

### 三

我与俞平老的交谊，是从1978年开始。那时我对现代中国作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俞平老也在被研究之列。

当年，香港的篆刻家许晴野为我介绍了俞平伯先生和叶圣陶先生。其间与俞老通了好多封信，每次到了北京，例必去拜访他。

俞平老是甘于寂寞的人。自从1953年受到点名批判后，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，即使在1978年内地文艺政策开放后，许多老作家、老学者纷纷参加公开的文化、政治活动，而俞平老仍然是深居简出。

晚年的他致力于旧词的钻研，闲来与他的夫人许宝驯女士合作谱写了不少昆曲。

俞平老与年长他四岁的夫人是患难与共、恩爱很深的伴侣，1982年许夫人逝世，俞平老作悼亡诗《半帷呻吟》，情意款款。

自许夫人仙游后，俞平老即落落寡欢。某次去看望他，他倏地提起对20年代他到美国考察途经香港的事，对香港十分缅怀。

后来我尽力为之奔走，1986年11月俞平伯应香港三联书店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，发表对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新见解，轰动一时。

1988年他的《俞平

与促成聚会的潘耀明（右）在一起。







伯论红楼梦》出版,凡77万字,是学术界的大事。这本书我原拟代为在海外出版,可惜未能实现,乃一大憾事。

#### 四

俞平老逝世后,在香港报章上看到一篇文章,谈到俞平伯和梁漱溟之不同,是他“直到死还都是‘文艺’的”,而梁漱溟则参过政。

诚然,俞平伯先生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书生,他是学者,也是文学家。

学者是倾向于理性、冷澈的,文学家则多是热情的拥抱。俞平老在五四时期,曾奋力呐喊过,大力倡导“平民诗”、“民众文学”。

也许这是他受到时代的感召。

但热情平伏后,他又埋首于学术研究——研究他的《红楼梦》和古典诗词。

这是他的本分,始终没有丢弃。

大抵这就是文章所指的“文艺的”俞平伯。

尽管俞平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后,几乎没有涉足政治的圈子,但政治却偏偏找上他。

俞平伯是内地解放后三大政治案件(又称“文坛三公案”)的主角之一(其余两个主角是写《武训传》的姚克、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胡风)。

“三公”之一的俞平伯,相信直到逝世的一天,还不知他为什么会成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

因为他不过是以一个学者求真求实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古典名著。

对他,这永远是解不开的谜。

#### 五

“我们低首于没奈何的光景下,这便是没有奈何中底奈何。”

近来，整理俞平伯先生的赠书，发现一本他早年的诗集——《忆》，其中有以上的话语。

这本诗集写于1925年，中国内忧外患，文化人在“低首于没奈何的光景下”，去追忆过去的梦——特别是儿时的梦，无疑是“没有奈何中底奈何”。

当时的俞平伯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光景，已置身“可咒诅的一切”的世界了，因此，他只能暂避于“疯魔似的童年的眷念”的港湾。

这是生逢乱世惟一可行的自我慰解！

俞平老本人便很喜欢写梦境，如《梦记》、《我想》等。他的《忆》有这样的两句诗：

小燕子其实也无所爱，  
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罢了。

小燕子可视为俞平老的自况自喻。

对于他来说，人生是一大梦，如果他不在朦胧的梦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、精神的寄托，他在大半生的政治风暴、巨大的人生逆流中，早已遭到灭顶之灾。

这是无奈何中的奈何！

韦柰兄在本书中曾写到俞平老病重的时候，曾念叨着“给写文章的人”寄钱，而收钱人竟是文学后辈的我，那款款情谊，岂止于一泓的潭水，里边包含着无尽的期待。

每当想起这桩事，便激动不已。

我与俞平老虽是忘年之交，他的道德文章，如高山流水，仰之弥高，是我这个文学小辈一生也难以沾到边的。想到他在视力几乎零的情况下勉力为他家乡学校写的横匾：“业精于勤”，我便为之抖擞精神，没敢躲懒。

1992年11月15日于香港





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

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## 楔子

儿时的俞平伯与高祖俞樾合影



我两岁时，随母亲亲自广州到北京，从此40余年与外祖父生活在一起。在他的众多孙辈中，惟有我成长在他身边，我是幸运的。也许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，所以每当朋友们要我讲讲他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往往不知从何说起，因为在我的眼里，他实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。一年四季，他打

为韦奈的文字稿修改的手迹(一)

~~我本愿为序~~ 只用  
~~序之本应由我来写~~ 无奈近日  
~~力不心~~  
~~体弱多病~~ 难以成句  
~~乃局~~  
~~得命外孙韦奈代~~ 为  
~~我也参考~~ 意见,并略赐教  
~~其修改~~ 权当序文

对人民文学出版社、香港三联  
 书店及编辑林乐齐先生所  
 做的工作,深表谢意。

平伯谨记

着赤脚,几套被烟灰烧得大窟窿小眼子的中式布衣裤,破了补,补了再穿,以致使我的母亲,为他1986年赴香港讲学的“行头”大伤脑筋,翻箱倒柜,只找到一件勉强可穿的半新中山装,想为他置新装,却遭拒绝,说:“这就很好嘛!”一身布衣,他登上了飞机。外祖父是个很爱吃的人,但在日常生活中,每日两餐只是做什么吃什么,从不挑剔,烟虽抽得很凶,但却从不理会是什么牌子,好像是只要能冒烟就行。他那套饿了就吃、困了就睡、没有任何清规戒律、被他称之为“大水养鱼法”的生活习惯,使他活得轻松,无拘无束,一点儿也不累。对我们晚辈,他从不训斥,更无长篇大论的说教,自己的事自己了。“文革”中,我们几乎都下了乡,然而后来却没有一





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

个人是凭借他的“关系”回到北京的。他对我显出极其严肃认真时刻，只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看我的文章，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，一个字，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允许马虎。文章写得好，他会高兴地夸我几句；不满意时就大笔一划：“改好再拿来看！”在与他共同生活中，惟有时我才感到紧张。就这样，我追随着他，在不知不觉中受着教育和熏陶。他把点点滴滴的爱，无声地注入我的心头。我长大了，他却老了。尽管在他重病期间，我已有了他将不久于人世心理准备，但当他真的悄然撒手离去时，一种不可遏止的悲痛，使我难以自拔。现在，我已搬出了曾与他共住的寓所，尽管每日很忙，却总排不掉我对他的思念，特别是此刻，当我提笔写他的时候，那原本是淡淡的往事，竟带着苦涩，浓重地压上我的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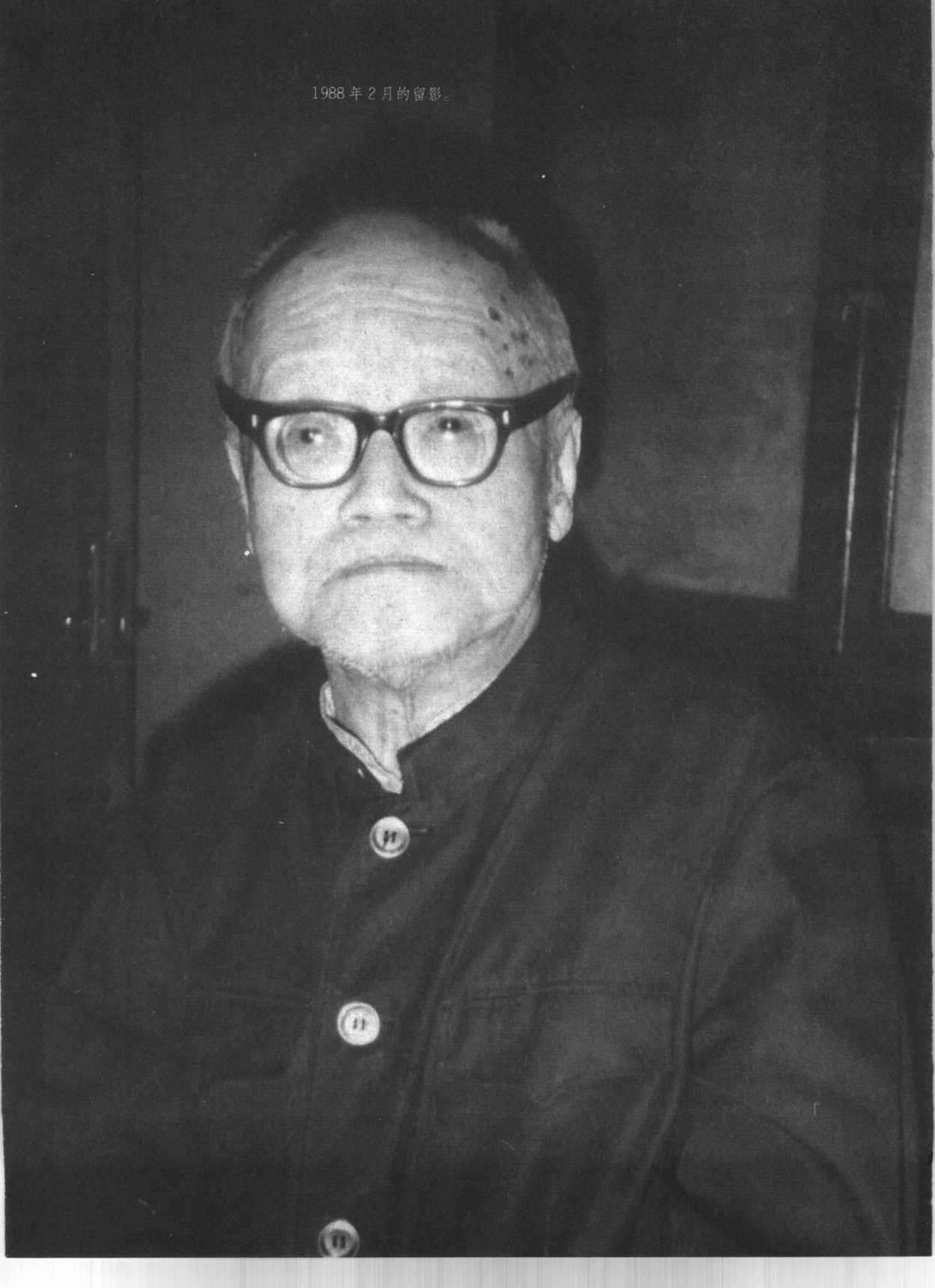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11月，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，我陪他去香港讲学。那时他虽行动不便，却谈笑风生，对答如流；清晰的头脑，敏捷的思路，很难令人相信他已是86岁的老人。在短短的7天里，掀起了一阵“红学热”，被称之为“俞平伯旋风”的访问，轰动了香港。那时我再也没有料到，4年以后，在度过了90岁生日不久，他的健康却每况愈下，到1990年4月15日，因再度中风，一病不起，在病榻上苦熬了半年。这半年对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：失去了行动的能力，每日起坐都要靠男佣抱来抱去；但要强的他，仍多次坚持用勉强能抬起的右手自己吃饭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最让人难过的是他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迟钝，他想说的，我们听不懂；我们说的，他又反应不过来，很多重要而有价值的话题就这样随他去了。生死不可测，他却有先知，这事至今回想起来，仍像个谜，令人费解。早在他发病前几个月，他忽然拿出一张随笔涂写的字给我们看，那上面写着：“一瞬不复秋，黄昏齐至京。身后事当在亚运会后，妄涂。”这明明是说，他将再看不到秋天，而亲友们将在黄昏前后赶来参加他的丧礼。当时我和亲人们看了，并不以为然。哪知在“亚运会”闭幕后的第三天，病情突然恶化，他真的未能看到金色的秋天！1990年10月15日上午，我最后一次帮他刮净胡须。中午时分，他最后望了我一眼，轻





1986年访问香港时为读者签名

1988年2月的留影。



舒一口气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生前那许多坎坷，许多遗憾，烟云般地散去。我相信，他定是带着那颗永不泯灭的童心步入天国，去寻“西湖的六月十八夜”，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”和“陶然亭的雪”。

曾有人劝我写一部有关外祖父的电视剧，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极富戏剧性。然而若翻阅他留下的日记，便会发现，他笔下所记述的一切，竟是那样平淡，仿佛一切苦难，一切欢乐与悲哀，都不是发生在他身上，没有抱怨，更不发牢骚。宽容大度是他的美德。豁达的天性，使他历尽磨难而依然故我。然而在我的外祖母去世后，每当深夜，常可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说自话，有时竟到了狂吼的地步，这曾给常住在我家的张贤亮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在贤亮的纪念文章中他写到：“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，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？呜呼！外公，您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只能在地下了。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。能做到您这样的俯仰无愧，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。”

我相信贤亮的话是对的。在我的外祖父心中，定有不平与不甘心，这或许可从他80岁后所写的两句话中得到佐证：“历历前尘吾倦说，方知四纪阻华年。”他曾加注说：“十二年为一纪。”若从1954年对《红楼梦研究》批判时候算起，他正是华年受阻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则更是不堪回首了。待一切平复之后，他已经老了、倦了，相信他不是无话可说，只是倦说罢了。





My Grandfather Yu Ping Bo

我的外祖父俞平伯

## 一、倦说《红楼》

### 1

在我与外祖父共同生活的40年中，从未听他议论过1954年那场对他来说是极不公正的批判。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之间的谈话，都是等他高兴时把我叫到卧室谈上几句，或是他走到客厅，大家听他议论一番。我们之间的谈话，没有什么一定的主题，但总括起来是谈诗词、写作多，谈《红楼梦》少；谈天下事多，谈家事、往事少。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几乎是绝口不谈《红楼》，显然这是有意回避。所以他若不提《红楼梦》，我们是没那个胆量去碰钉子的。这种状况，直到1986年才略有改变。由于深知他的心境，许多想向他求教“红学”的来访者，大都被我们“挡驾”。被拒之门外的来访者，或许会误以为他过于清高，难以接触，殊不知我们家有了“禁区”，而这个禁区，轻易无人敢去碰一碰。别看他老人家平日和和气气的，若惹得不高兴，脸一板，眼睛直直的，也怪吓人的。人们常在他的名字前冠之以“红学家”，但他却从未承认过自己是“红学家”，只说：“我仅是读过《红楼梦》”